

岁月回声

俞画屏
著



人生对爱的完整体验只有一次，
就像生命只有一次一样，
爱是伴随着生命而活的，
爱本身也有自己的生命。
我不可能随便把生命交付出去，
我也不能把爱轻易交付给另一颗心。

爱你却早已超过爱我的生命，
你注定是我今生爱的唯一。
我是因爱你而活的那个人，
只求今生能完整地爱你一次。
我可以在爱完之后马上就死，
只愿爱你的心能够得到永生。

——致我一生的爱人

岁月回声

俞画屏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岁月回声/俞画屏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6.5

ISBN 978-7-5321-6014-3

I. ①岁… II. ①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05586 号

责任编辑: 丁元昌

封面设计: 钱 祯

岁月回声

俞画屏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6.375 插页 2 字数 418,000

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6014-3/I · 4802 定价: 40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13817973165

目录

引子 灵魂登录赶集网 / 1

第一篇 懵懂之爱

- 第一章 麻烦总是来自于女人 / 7
- 第二章 手抄本的影响 / 14
- 第三章 梅秀管我叫小豆豆 / 20
- 第四章 坐在秋天的田野里哭 / 30
- 第五章 对小外婆滋生情愫 / 36
- 第六章 闲来无事的八月 / 50
- 第七章 征服也是一种贪欲 / 57
- 第八章 大山深处的阿贵家 / 63
- 第九章 那一年犯下第一个错 / 74
- 第十章 老天安排好的命就叫天命 / 89

第二篇 青涩之爱

- 第十一章 我和秦归雁两个人的秘密 / 99
- 第十二章 谈家渡的姑妈一家 / 107
- 第十三章 麦田里的麦穗 / 116
- 第十四章 未曾想到的惊喜重逢 / 122
- 第十五章 脸上焕发着战斗的光芒 / 131
- 第十六章 人们需要精彩的故事 / 142

- 第十七章 那幢洋楼里的人 / 154
第十八章 第一次爱情拥抱 / 163
第十九章 海边的旅行 / 175
第二十章 图书馆里的查夫人 / 191
第二十一章 亲爱的,我爱你 / 201

第三篇 隐忍之爱

- 第二十二章 青春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 / 215
第二十三章 身上有三种颜色的一定是母猫 / 231
第二十四章 好人王叔和他的一家 / 242
第二十五章 眼前的迷人幸福 / 256
第二十六章 不该看的一封信 / 267
第二十七章 柔情留下过痕迹 / 275
第二十八章 心里有异样的声音流动 / 289

第四篇 绽放之爱

- 第二十九章 仙客来花儿 / 299
第三十章 实迷途其未远 / 310
第三十一章 从内而外再来一回炙热 / 320
第三十二章 不能不爱 / 335
第三十三章 不再是对美貌的倾倒 / 345
第三十四章 躲不开的“暗物质” / 359
第三十五章 嗅到了灵魂深处的味道 / 370
第三十六章 无法信任 / 381
第三十七章 身无归处之人 / 393

第五篇 今生之爱

- 第三十八章 我的房子 / 405
- 第三十九章 让阳光进来 / 416
- 第四十章 爱情有没有未来 / 427
- 第四十一章 婚姻和爱情这团乱麻 / 440
- 第四十二章 漂洋过海 / 447
- 第四十三章 漂泊的孤影 / 458
- 第四十四章 身归何处 / 470
- 第四十五章 回家 / 482
- 第四十六章 今生之爱 / 494
- 第四十七章 时光缓缓流淌 / 505

引子 灵魂登录赶集网

玫瑰色的往事清晰如昨，昔日美好的时光好像被注入了神奇的魔力。相信和我一样，在您生命里一定会有值得追寻的关于爱的深刻记忆。虽然，并非每一场爱情都如云垂海立让人心惊，但那些零星的岁月往事，就如同点缀人生的五线谱，时不时地在我们不经意回头的时候叮当作响，声音微弱得也许只有在心里才听得见。我今生所拥有的爱的经历，那份跌宕诡谲已经足够沉重，让我的生命不愿再承受更多了。叙述这些已经成为烟云的往事细节可能有点困难，不可能做到像编制绳索般严谨，但我会慢慢一点点回想，把岁月长河中沉淀下来的那些关于爱的记忆，像珍珠一样，串成一条闪耀着生命之光的项链。

光阴就如同捧在手里的水，再怎么珍惜，还是从指缝里无情溜走了。一切都来得太快，一切都过去得太快，那一片颇具魅力、朦朦胧胧的激情岁月就这样变成了白驹过隙。隔着时空，遥听渐行渐远的青春回声，感叹昔日曾经的爱情之梦，恍如人生峡谷中的虚幻蜃景，可以重温，难以重现。

所谓记忆，其实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。或许青春岁月曾经是奔涌向前的激流，但在进入中年之后，岁月会变成一个无底的地下水潭，记忆从这里慢慢渗漏。不知道您到了某个年纪，是不是也像我这样常常回想一些已经久远的事情，比如今生之爱。我是会的。我往往会沉浸其中，思绪绵绵，爱情的温热余味如同空气中依稀飘来的苦杏仁气息，依旧能够时时闻到。那些爱与与爱有关的往事

过去也常常不期而至,在我眼前一晃而过。镜子已经出卖了我:胡须中已掺杂星星白点,眼角几条皱纹像是被刀锋划过怎么也抹不平。我已经老了吗?不,不,虽然我早已不能再归属于年轻人行列,不会再一见钟情,不会再见异思迁,但无论如何,激情始终在我胸中燃烧。那是因为我曾经爱过,而且一直在爱。

可我居然已经开始喜欢回溯往事,并且产生把它们叙述出来的欲望。这种想法曾无数次像鸟儿般扑棱着翅膀从夜空掠过头顶,可每当我想抓住它们时,它们又惊飞四散,只飘下散落的片片飞羽。我面对着电脑,似乎想要通过敲击键盘的方式,把脑海里塞满的那些东西赶走一些,腾出点地方来。心也是。心不能装得太满,心太满容易变脆——仿佛那颗心真的历经沧桑了。如今,当一个人静静坐着的时候,那些日子又回来了。它们就在眼前,清晰明了,正如原本想表述的那样。这里首先要表示惭愧,将要提到的很多事情都和几个女人有关,很担心她们会不会因为读到了这些文字而痛苦。即使被我深爱过的人灵魂已经升到了天堂,总觉得她的眼睛还在天上看着我。

这里陆续要叙述到的这几个女人在我生命中至关重要,爱过我和被我爱过,我不愿意让她们受到一丝伤害,不愿。男人是女人的天,女人是男人的命。我的命运都和她们紧密相连了,我的前半生,还有我的后半生。

这几个女人爱我,并非是因为我在成年之后长相有多么帅气,值得她们去爱,多半只是因为我曾经真诚地爱了她们。这里说的成年,应该是指在我大学毕业之后,比您想象的要晚。因为我晚长,十七岁之前发育迟缓。高中毕业时被女同学硬拉着比过个头,还不到一米六十。精瘦矮小,加上皮肤黝黑,那时候很多人都认为我今生注定是二级残废。但是我的母亲小莲一直坚信我会长高。进大学之后我果然开始飞长,四年长了十四厘米,最终定格在一米七三的高度。作为中国男人来说,有这样的高度算是基本达标。我十七周岁那年发现乳头有酸痛感,讲给大学同学听,引起一片哄笑——他们说我的春天来得太迟了。我大学读的是工科,班级里

女生统共只有五个,很快被高个子的男同学瓜分一空,所以四年没有捞到谈恋爱的机会。临毕业时有个别女生曾试图反水倒向我的怀抱,被我严词拒绝。那时已经迟了。君子不夺人之爱,我是君子。而且我一直痛恨背叛,背叛情感的人尤其令我难以接受。花言巧语企望取信于我,正好说明她已失信于人,这一点令人憎厌。我在成年之前很少被人爱,都是我爱别人。如果有别人爱我,我一定要搞清楚她为什么爱我。爱,总会和命运联系在一起。

如果您认识我并一直不那么讨厌我,一定知道我第一眼看上去并不帅,肯定不是女人梦中的大众情人脸,但确实又是越看越帅——尽管这么说会招来几分自恋嫌疑。不认识我也没关系,即使没去过佛罗伦萨美术学院,总见过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吧?您可以这样想象:大卫的形象就像我,我就是东方的大卫。当然,除了肤色不同之外,我头发也和大卫不一样,一点儿都不卷,除非烫了头发(我年轻时还真烫过)。我请您想象的东方的大卫,也不是指脸部,包括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和下巴,那样有立体感,而且曲线优美,我肯定无法拥有那样的英俊美貌。主观上我一直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,如果您是一位年轻女人或心理依然年轻,见了我难免不产生情欲——您当然可以嗤之以鼻,但这确实就是我一生感情泛滥的原因。

让光阴流逝,当会看到岁月给我们带来的东西——似乎有位西方名人这样说过。难怪我发现在辨别真爱的过程中一直在走弯路!

聪明面孔笨肚肠,大脑并不能和相貌完全匹配,往往就是这样,我在某些方面反应偏于迟钝。比如数学,学了十几年,几乎从未听懂过老师的课。我学习过机电,却从来装不上掉下来的自行车链条。后来与我有过深交的女人都说过我像个白痴,因为我永远猜不透她们心思。我不懂女人,所以注定会经常遭遇情感危机。我遇事总是黏糊犹豫,很难快速做出抉择取舍。在动笔写这部小说时,我就一直在为采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而发愁。总结前面几本书写作的经验,权衡利弊。我第一本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

的,初生牛犊不怕虎,结果引起读者很多猜想,总问我是不是自传。多年要好的朋友还责怪我,为什么没有把他(她)给写进去。恰恰有几位不要好的非朋友主动对号入座,满脸阴云倒也罢了,还有嚷嚷着要打官司讨回名誉权的。所以后来写书都改用第三人称,总觉得下笔不流畅,意犹未尽,许多内心的感受未能清晰表达出来。尤其关于男人对女人的那种感觉,用第三人称是很难叙述的。写这本书,我想来想去,还是决定用我自己喜欢的叙述方式,以第一人称告诉你我真实的感官世界和内心独白。

这里我所讲述的故事,都和时间一样曾经真实地流淌过,而不会像某些作家矫情辩白的那样:纯属臆想杜撰,跟现实中的你我没有一毛钱瓜葛。我要是也那么说,简直就太无耻了,对不起我爱过的人和曾经爱过我的人。我不能当她们子虚乌有。她们在我的生活中有足够的密度,留在我脑海里中的记忆更是如岩石般难以磨灭。我不能说对她们看不清,看不见。我不能。

如果您依稀觉得书中的某些人或某些事有几分熟悉,那实在太好,说明我故事编得还挺像回事儿。我说了你也想说的事,尽管我们爱过的不是同一些人。上帝召唤众生的灵魂同时登陆了赶集网,如此甚好。

人生一辈子,只有出生和死亡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,其他万事皆可以宽宥。唯愿天下众生在擦肩而过时保持着一份从容,彼此不再有半点儿伤害。阿门!

第一篇 懵懂之爱

第一章 麻烦总是来自于女人

在十七岁之前我身体发育迟缓,并不等于生理和心理一直混沌未开。事实上,我曾在十五岁那年,受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扒下秦归雁的裤子,仔细探索了里面的结构,并且差一点做了坏事。这件事对我的前半生影响巨大。目前可以预见的是,也一定会影响到我的后半生。

人生不过百年,这里说的前半生后半生,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年龄界线,大致说的是五十岁之前和五十岁之后。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五十知天命,这是中国的圣人孔夫子在两千五百年之前说的。两千五百年过去,每一代人都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,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,圣人就是圣人。

三十而立时,不知权变之道,可即可,不可即不可。因为少年气盛之心尚存,对未来充满信心,踌躇满志,正是人生最自负之时——“会当击水三千里,自信人生二百年!”总要等到过了四十岁吧,经历了许多人间悲喜,该想的都想过了,也想通了太多想不通的事;能做的都做过了,把诸多放不下的事都一点一点看得淡了。对是非、善恶、好坏、美丑都形成了新的价值判断,自以为已经能够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,才慢慢不为年轻时常常疑惑的事情而烦恼。换句话说,你不得不承认青春和激情已经离自己渐渐远去,曾经引以为自豪的棱角都被岁月磨蚀得几乎圆钝了,明白“所有不合理的事物都是合理存在的”,所以遇事便如“智者”一般,能应付则应付,能避开则避开,行权之后,无可,无不可。此所谓明辨不

惑。四十之后便是“奔五”。度过了年轻时的轻狂与反叛,也经历了中年精神迷茫的危机,在奔向天命之年的过程中,更加领悟到造化原来如此,人生变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小,早已习惯于趋利避害,趋吉避凶,凡事听天由命便好。到了天命之年,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你对人生的看法,而且对自己的人生筹码也看得很清楚。不但知道了筹码的重量,也愈加珍惜筹码的数量。许多男人五十岁以后开始戒烟,就是因为他不想再用生命的筹码去换取短暂的快乐了。年轻时常听老人说过的“命里有时终须有,命里无时莫强求”那句话,如窗外的秋风秋雨般挥之不去,时常在耳畔淅沥回响。什么“明天会更好”,什么“生命不息,奋斗不止”,原来都是说给孩子们听的,现在当然也可以用来对自己的孩子们说说,只是说完之后你会在暗地里莞尔一笑。“盖达尔的烫石头是没有人会去打破的。”你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。至于现在的孩子们知不知道遥远年代(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有些遥远)的前苏联有位作家盖达尔写过一篇叫做《一块烫石头》的作品,还是别去问为好,省得还要解释半天呢!

在我年过四十、“无可无不可”的“奔五”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危机。因为四十不惑的“惑”,并不是诱惑的“惑”,而是迷惑的“惑”,所以四十多岁的男人可以不被迷惑,却并不能保证不被诱惑。但凡人有一口气在,诱惑便永在。便如渴了想喝水,饿了要吃饭,见了美色渴望亲近,都是活多大岁数也避免不了的。有些道理,我自然是懂的,比如多一事增一事的累,识一人费一人的心。可是有些事,有些人,也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得过的,想避就能避得了的。尤其是女人的事,以及女人本身。所谓清明之气,所谓心光一片,男人(尤其是正当壮年期的男人)一遇到女人的纠缠,顷刻间万物皆混沌。

我在因“惑”与“不惑”纠结的那些年里曾经因为女人遇到过麻烦。其实我早该预料到的,但总是心存侥幸,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应对能力。那是中年男人们最讨厌遇到的一个麻烦,让我的精神状态一度接近崩溃。在那些日子里,我老是在大把大把地掉头发。

每天洗澡过后，总能从卫生间的地砖上收集到一大把细碎枯黄的发丝。因为焦虑、惶恐和不知所措，我终日恍恍惚惚，时不时唉声叹气。即使是上海难得一见的最晴朗的天空，在我眼里也是灰蒙蒙的，跟PM2.5浓度超过五百的重度雾霾天没有什么区别。马路边艳红的杜鹃花也变了色，全都泛着一层青紫。连贡梁蜀见了我都吃惊，问：怎么脸色那么差？我禁不住又是一声叹息。不能老叹气，贡梁蜀说，会把财运叹没了！然而现在，我关心的可不是什么财运。财运能顶什么用？许多事情你根本不可能依靠金钱去解决，倒是常常有人想靠金钱来解决你。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远比财运更重要的东西呢！比如，名誉，尊严，还有来之不易、值得珍惜的爱情。

我有时候问过自己：为什么男人的麻烦总是来自于女人？其实，你我都应该懂得的，男人的绝大多数烦恼，几乎永远都来自于女人。

作为一个男人，细想一下你这一生，假如没有女人，你又何必衣冠楚楚？没有女人，你又何必温良恭让？没有女人，你又何必理发剃须刷牙憋屁便后擦屎？社会越进化，越是如此。远古时代，一个或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外出狩猎，在林中偶遇一个或一群正在采摘鲜果的年轻美丽女人。赤身裸体的他们彼此面对，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。也许什么也不会发生，或许会有一场肉体的交织，最原始的那种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男人一定从来也不会感觉遇到了什么麻烦。女人所带给男人的，大概只有欢娱。除了欢娱还是欢娱。可是，从什么时候起，女人开始慢慢变成了男人的心头火，甚至梦魇？女人，变成了让男人多么头疼的字眼！作为现代男人的你，如果还会觉得这世上的女人很可爱，那只能说明你生活得很无聊，情感世界平淡而空虚，一直没有碰上过厉害角色罢了。

我的生活一向丰富多彩，感情世界更是风起云涌，所以，算是该着碰上啦！我现在急着想要去解决遇到的麻烦，不等下班时刻的到来，就匆忙换装，擦亮皮鞋，穿上干净的白色衬衫，穿戴整齐，驾车赶往要去的地方。

西斜的阳光总是在傍晚时分让眼前的事物层次变得丰富起来,明亮中透出些许暧昧的橙色,远处大楼的外墙就显得比中午多了几分立体感。有些楼宇因本身的黄色而比平时更加扎眼。太阳就像一个永恒的文身者,每每到黄昏就为城市刺上斑斓的花纹。宽阔的马路上,大大小小的汽车在红灯前排起了长队,从稍远的高处看过去,像一群会冒烟的立方体状金属动物在排方阵。一旦接到绿灯指令,方阵便开始缓缓前移,渐渐凌乱而淹没于烟尘之中。太多的人和车在这个城市中匆匆地赶路,从东赶到西,从南赶到北,似乎永无安宁的片刻。下班时分尤其如此,每个人、每部车都急于回家。那可能是温暖的家,也可能只是一所冰冷的房子。灯光照亮的可能是满室温馨,也可能是一个人的孤独。但不管你是否愿意,或许某个灯红酒绿的场所能让你麻醉几个时辰,最终你还得回去。人在天黑后必须回家,就像母鸡在主人晚餐前务必回鸡窝一样,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。人在面对壮观落日的那一刻,为什么总会有一种渺小感?沧海一粟,井底之蛙,类似的成语会突然从脑海中跳出来。其实太阳每天都在起落,只是浸淫在都市里的居民早已经习惯了二十四小时依赖电灯,几乎差点儿把电灯泡当成了太阳。

“你是谁?从哪儿来?到哪里去?”

开车进入到紫豪帝苑的时候,门卫瞪大眼睛盯着我警惕地盘问。颇显滑稽的是,这位保安在严肃认真发出盘问的同时,脸上居然能挂出某种意味深长的微笑,曾经的职业训练使他显得像英国绅士一样优雅体面。

我感觉大脑瞬间有些短路,一时张口结舌愣了半天。莫名其妙在风度上输给了一个保安,这让我颇有些窝火。

人一到中年,大脑短路就是经常发生的大概率事件。要不然,中国哪儿来的那么多阿尔茨海默病?大脑经常短路,必然导致从量变到质变。我发觉自己近来总是失认、失用、失语并伴随明显的执行功能障碍,似乎神经系统发生严重退行,很符合早老性痴呆的症状。

紫豪帝苑紧挨着西中环线内侧的一个豪华别墅区。上海城区内罕见这样成片的新建别墅群，每幢小楼都是独门独栋的，有着用铸铁栏杆围起来的带花园的小院子。紫豪帝苑，多么俗气的名字，大而无当，浮华心态一览无余，充斥着暴发户的铜臭味，跟上海这座城市的优雅、含蓄和务实一点儿不般配。上海过去那些老式小区的名字是多么好听啊，比如香樟花园、紫藤雅苑，充满恬静意味，充满浪漫风情。还有甜爱路、田子坊什么的，听着就倍感温馨。现在的物业，敢把一幢孤零零的房子叫花苑，找不到一朵花儿；敢把一座火柴盒土楼叫广场，没有巴掌大一块空地。简直恶俗之极。果然是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呀！

小区门卫一身黑制服，大盖帽，硕壮的躯体上斜挂着油亮的牛皮武装带，肩章帽徽齐全，乍一看挺像个正牌的警察。可是他站在小区门口执勤，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保安。这年头，稍微像样点儿的小区都把保安弄成贗品警察。

“你是谁？从哪儿来？到哪里去？”每个小区的保安在你试图走过门岗的时候都可能这么问你。

我是谁？从哪儿来？到哪里去？

有多少人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有多少哲学大师终其一生殚精竭虑在探究这个永恒的命题。自打人类学会了思维，有了思想，这个命题就像天空的云彩一样从未真正消失过。

一个小区的门卫，居然一张口就问出了全人类几千年来都难以解答的哲学之谜。这可真是有些不可思议了！

我此刻在心里关心的，不是你是谁，也不是我是谁，而是“他”是谁？这个“他”或者“她”，到底有还是没有，目前其实还是个未知数。可是秦归雁说有了，你承认与不承认，都无关紧要了。她说有，那就是可以有。他从哪儿来的？现在也非重点。重点是他将到哪儿去。何去何从，我说了也不算，得秦归雁说了算。按照秦归雁的意思，这就要取决于我接下来的态度。

这个“他”，或者是“她”，据说目前正待在秦归雁的肚子里，平静欢度着幸福的“？”年。“？”年是个什么年？到目前为止，汉语里